

会说话的石头

——《大同》之三十三

侯建臣

辽后期，天祚帝耶律延禧拒谏饰非，穷奢极欲，醉心游猎，怠于政事，辽朝的统治危机四伏。而女真建立的金朝如一根不安分的马鞭，1120年抽向北京，1122年正月掠破北京。耶律延禧惊慌逃往西京大同，四月金军就攻破西京。

随着天祚帝和金军的先后到来，战火也逼近了善化寺。这座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寺院，最初名为开元寺，五代后晋时期更名为大普恩寺，明正统十年明英宗赐名善化寺。“楼阁飞为埃垞，堂殿聚为瓦砾，前日栋宇所仅存者，十不三四。”“骄兵悍卒，指为列屯，而喧嚷顿殊，掠臧俘获，纷然错处，而垢净俄变。”“残僧去之而泣泣，遗黎过之而增欷。”每一场战争都是以生命和财产为代价，这一年的火劫，也许不是第一次，但可能算是善化寺遭受较严重的一次劫难。

待在普恩寺里的圆满大师，肯定无数次徘徊在如血的残阳之下，看着残墙，看着瓦砾，有什么东西从心中碾过。残阳不管人间事，只将清晖落山河。此时的暮鼓声该是残破而凄清，随着圆满大师并不圆满的身影长长地伸出去，让这寺庙周围的傍晚也凄清起来。

风依然是北方的风，那风似就是诗里的风：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人竹万杆斜。”阳光依然是北方的阳光，那阳光也似是诗里的阳光：“波弄日光翻上栋。窗含烟景直浮空。”但人事已非，年号已改。老榆树在年年的叶出叶落之后，慢慢又长出了这一年的叶子，且有一些熟悉的麻雀在枝头叫着，叫着叫着就飞到了另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些麻雀，也叫着，是不太熟悉的，听着听着，便也熟悉起来。

是1128年的某一天，圆满大师双掌合十，口中默念一阵之后，突然醒悟了

一般，开启了普恩寺的修复工作。“大师圆满者，思童戏于画沙，感宿因于移础，发勇猛心，得不退转，舍衣孟凡二十万，与其徒合谋协力……累月逾时，殆无虚日。”

在十五年之后的某一天，当屋顶之上的最后一块瓦放稳，普恩寺重修工程结束。“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，罗汉洞，文殊、普贤阁，及前殿、大门、左右斜廊，合八十余楹。邻壁变于埏埴，丹雘供其绘画，榱桷梁柱，饰而不侈，阶序黼闼，广而有容。为诸佛萨埵，而天龙八部，合爪掌围绕，皆选于名笔；为五百尊者，而侍卫供献，各有仪物，皆塑于善工。辟容庄穆，梵相奇古，慈悯利生之意，若发于眉宇；秘密拔苦之言，若出于舌端……”

十五年的时光，要熬光多少盏灯油？要燃尽多少支香烛？有多少根黑发变白？但一个人心里有多大的空间，就能容下多大的丘壑。他把他的日月和星辰填充到大殿的根基下，他把他的执念和思虑构筑到飞阁翘檐中。他心中的暮鼓和晨钟就是鸣响、小兽，在西京大同府西南的空中飘荡着，就落到了屋脊之上，以具体形象的方式悠扬千年……

在普恩寺的阴影里，一直站着另一个人。这个人若干次朝着南方的天空，悄然泪下。他就是朱弁。

其实在金灭辽的同时，一直也在图谋着大宋的国土和江山。从1125年开始，金兵大举攻宋。1126年，金兵攻陷汴京。1127年，金掳宋徽钦二帝、皇后、太子、宗亲和官吏、内侍、工匠和府库蓄积北还，北宋王朝结束。

就是在这一年，朱弁作为南宋通问副使出使金国，被拘禁西京大同，成为客居北地的孤雁。弱国无尊严，朱弁待在国外他乡，除了思念家乡、思念亲人的酸涩，肯定还有被人奚落的痛苦。在

本应心情大好的春天，客居异乡的他却是眼中无喜色，乡梦湿床榻。正如他诗中所表达的一样：“关河迢递绕黄沙，惨惨阴风塞柳斜。花带露寒无戏蝶，草连云暗有藏鸦。诗穷莫写愁如海，酒薄难将梦到家。绝域东风竟何事，只应催我鬓边华。”

“兵气常时见，客怀何日开。形骸病自瘦，鬓发老相催。已负秦庭哭，终期汉节回。风雷识我意，一雨洗氛埃。”站在北方的风雨之中，拖着逐渐变老的瘦病之身，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波澜，只有那风、那雷像是他的知己，洗刷着他的无奈与心酸。

1130年，朱弁移居普恩寺，并筑馆授学。朱弁是普恩寺重修的见证者，他吃在寺里，住在寺里，除了求教的学子，他每天见到的是寺里忙碌的身影。在这里，僧众一心向佛，鸟雀只论春秋，一砖一瓦、一椽一檩，没有种族之分，只从来的地方来，再到该到的地方。白天朱弁给人们讲授传统学问，讲解诗词歌赋；夜晚，则枕着檐头上风铃的声音，期盼在梦中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。

在寺里的这一段日子，朱弁与圆满大师的交集应该不少，圆满大师是在修复已经破损的寺庙，朱弁修补的则是不断破损的思乡之梦和大宋王朝破败的家国之忧。在工匠们的努力下，普恩寺变得一日比一日完整；而朱弁在以诗寄情之时，每一日都是绝望之后的绝望。他的乡思侵上两眉，又魂断胡地高城：“疾风甚雨老难禁，岭外无归谁解吟。双鬓客尘谿世变，两眉乡思尽愁侵。榆钱何处迎新火，杏粥频年系此心。落日高城魂易断，天临牛斗五湖深。”深夜他愁坐在客馆，感觉到白发如烟波般穿透黑夜：“白发发车前，烟波思渺然。霜清

穫稻日，风急授衣天。客馆但愁坐，钓舟谁醉眠。乘槎会有便，真到斗牛边。”

惺惺相惜或许有一些，同病相怜或许也有一些。相差十六岁的两个人，在一个院子里相守了那么多年，终是那一篇碑文让他们在历史的风尘中一直相伴。估计是，圆满大师双手合十，忍不住念出日常的佛语。朱弁握拳回礼，心中已然知道了大师的意思。他把目光望向天空，望向高耸的殿宇楼阁。再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着眼前的圆满大师。大师的腰佝偻着，脸上的皱纹多了，但他的眼中则溢出完成什么之后的欣慰之色。

“我写。”朱弁的嘴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两个字。于是一篇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便洋洋洒洒地写了出来：

……大金西都普恩寺，自古号为大兰若。辽末以来，再罹锋铓，楼阁飞为埃垞，堂殿聚为瓦砾，前日栋宇所仅存者，十不三四。

……众以满之意状其事，以记为请，记事之成，要得其实。今予既身亲见之，其可辞哉？

……后之作者，见其闾文，犹得其本末，为我著之，乃予之志也。非特予志，亦寺众之所欲闻也。皇统三年二月丁卯，江东朱弁记。

修殿记成，宋金和议，朱弁终于可以回到南方了。朱弁走了，从西京回到了他的故土，从历史隐入尘烟。但他留下了一块会说话的石头，它把许多话留给了后人。

建臣漫筆



雨过山村（国画）

徐成文作

我是一名80后残疾人。回望半生，命运的风雨曾骤然降临，让平静的生活陡生波澜，人生陷入至暗时刻。但我始终相信，只要心怀希望、不肯认输，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。

2003年，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安稳踏实的生活让我满心欢喜。2004年孩子出生，更给家里增添了欢声笑语，平淡的日子简单又幸福。可世事无常，2005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这场意外让我落下残疾，丈夫的左臂也只剩下不到10厘米，身体的创伤和生活的不便，瞬间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，也让我一度陷入自卑与迷茫。

那段时间，我承受着身体的伤痛和精神的煎熬，慢慢调理康复。生活难了很多，许多在以前轻松就能做好的小事，我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完成。但看着年幼的孩子，牵挂我的家人，我告诉自己不能倒下。此后数年，我安心居家，一边休养身体，一边克服身体障碍，用心照顾孩子、打理家务，撑起自己的小家。

日复一日的居家生活，我没有消极度日，虚度光阴。在带娃和打理家务之余，我潜心学习钻研非遗折纸。折纸方寸虽小，却包罗万象。安静的折纸时光，治愈了车祸带给我的身心创伤，也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虑和自卑。一遍遍折叠、一次次雕琢，不仅磨炼了我的耐心和定力，也让我在困境中找到生活乐趣，实现自我沉淀。身体的残缺困住了我的行动，却困不住我的双手和热爱，小小的折纸，成为我漫长低谷时光里最温暖的精神寄托。

岁月温柔前行，陪伴与热爱慢慢治

向阳而生 逐光而行

魏利平

愈所有伤痛。原本以为，往后自己的日子只会围绕家庭和手工安稳度日，直到2024年，飞镖运动走进了我的生活，为我的 人生开启了全新的篇章。

2024年，丈夫报名参加了大同市残疾人运动会的飞镖项目。为了支持他的爱好与梦想，我每天坚持陪同他前往训练场练习。长期的陪伴观赛，让我渐渐爱上了这项安静且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。飞镖不单地追求速度与力量，比拼的是心态、专注和坚持，非常适合我。每次大家训练结束后，我都会试着拿起飞镖体验练习，慢慢摸索姿势与手感。

丈夫凭借刻苦训练，斩获飞镖项目冠军。这份成绩深深激励了我。为了方便持续练习，丈夫购置了专业镖盘和飞镖，把家里改成了专属训练场。自此，我在照顾家庭、做折纸手工的闲暇时间，跟着丈夫一起坚持练习飞镖。

起步很难，身体的不便让我平衡、发力都比常人更为吃力，初期频繁脱靶、失误不断。但我从未轻言放弃，夫妻二人相互陪伴、彼此纠正、共同进步，日复一日打磨雕琢，稳住心态，积累手感。枯燥的重复里，我慢慢突破身体局限，技术越来越稳定，久违的自信也一点点回归。

坚持可抵万难，热爱终有回响。2026年6月，山西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项目开赛，我和丈夫携手并

肩，一同站上省级赛场。赛场之上，我们摒除杂念、沉着应战，把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与沉淀尽数发挥。经过多轮紧张比拼，我成功拿下飞镖项目女子组冠军，丈夫斩获飞镖项目男子组亚军。夫妻同台、双双获奖，是属于我们最珍贵、

最难忘的奋斗成果。

回望来路，从车祸致残的低谷迷茫，到深耕非遗手工自愈成长，再到投身运动、站上赛场夺冠，坎坷从未打败我，反而让我愈发坚韧。

人生总有风雨，生命永远向阳。身体的缺憾无法改变，但人生的高度，永远由自己的坚持和热爱决定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坚守热爱、逐光而行，在平凡生活中保持向上的姿态，在人生的画布上绘出属于自己的色彩。

写给吹萨克斯的残友

李东海

舞台上的残友

我不知道你的经历

我却听懂了你吹出的旋律

萨克斯，它的声音很好听

它给平淡的生活带来美妙的乐趣

舞台上的你，用一条腿站立

这让我想起了阵地上的战士

受伤了，依然坚持战斗，依然挺立

命运多舛的人生，何尝不是一场战斗

吹奏萨克斯的残友

你手里不是一件乐器

你是你自强不息的武器

它为你打开一扇窗

吹响它吧，用它表达你内心的千言万语



辽夏铁骑对垒

杨刚

五代后晋天福三年（938），幽云十六州割予辽国。在此之前，云州（今山西大同）是中原王朝控扼塞北、阻隔游牧骑兵南下的边防前哨；割归契丹之后，云州由中原北疆屏障转变为契丹南下的前沿基地，中原与辽的攻守态势彻底逆转。

漫长的边境线大幅调整后，辽国同时掌握草原骑兵的机动优势与中原城池的防御依托，兼具游牧民族强劲的野战能力与农耕区域稳定的物资供给，国力与军事体系日渐成熟稳固。崛起中的辽廷深知云州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——幽州侧翼管控河北战线，云州则专司经略河东、河西，是同时制衡北宋与西夏的双重战略前沿。雍熙三年（986），北宋发起雍熙北伐，西路宋军直指云、朔、寰、应四州。辽迅速调集各部兵马，依托云州防线组织防御，潘美、杨业西路军最终战败。经此一战，辽国愈发认清云州作为西线屏障的核心地位，以云州为西南经营根基，持续完善城防、屯驻兵马、蓄养战马。

辽重熙十三年（1044），辽兴宗以西夏叛服无常、屡次侵扰边境为由，御驾亲征，调集十万精锐大军屯于九十九泉、金肃城，分路渡黄河讨伐西夏，辽夏第一次大规模主力会战爆发，史称河曲之战。此战辽军惨败，辽兴宗撤军后下诏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，列入辽国五京，成为统辖朔、蔚、应、寰诸州，镇抚河东、震慑北宋、监控西夏的西南军政总枢纽。

确立西京建制后，辽加大当地营建力度，恢复生产，完备军事布防，常驻重甲部队军与游牧骑兵，囤积粮草军械，依托大同盆地与阴山南麓草场培育战马、整训精锐，搭建起以西京大同为核心、西南面招讨司统管边防的西部防御体系。西南面招讨司治所设于丰州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），西京全境边防军务归其节制，辽廷将大同打造为集军政、屯垦、牧马、边防于一体的边塞重镇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辽既建都，用为重地，非亲王不得主之。大抵西京多边防官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尽西京承载的边防重任。

从辽朝地缘格局来看，西京大同是辽国西部战略支点：向南可压制北宋河东之地，消解北宋收复宋朝故地的战略企图；向西直面西夏东部疆土，监视党项诸部动向，扼守阴山东段要道，阻断西夏东进扩张、联络漠北部族的通道。掌控大同，辽便能达成南御宋、西制夏的双重战略目标。

大同西接阴山南麓，直通鄂尔多斯高原。西夏若要向东拓展、抢占优质草场、摆脱辽的藩属约束，大同边境便是其必争的突破口。辽依托大同掌控阴山防线东段与晋北河西通道，向西驻兵草原、管控游牧部族，从地缘上锁死西夏东进、北上的发展空间，使其陷入战略孤立。同时，大同外围草场是辽朝核心战马繁育基地，充足的战马资源为辽骑兵持续提供战略威慑。

站在西夏视角，1038年李元昊称帝立国，却始终困于地狭人寡、四面环敌的处境。向东攻取辽大同边外草场、向北占据阴山沃土，是西夏扩充国力、繁育铁骑、脱离辽朝管控的关键途径。因此，辽夏百年纷争，本质是西夏试图突破大同地缘封锁、辽朝守卫西京西部霸权的战略博弈。

西夏立国之前，辽与党项长期维持宗藩关系。夏太祖李继迁、夏太宗李德明时期，党项奉行“依辽和宋”策略，同时向辽、宋称臣纳贡、接受封号，借机向西开拓疆域，先后攻灭吐蕃、回鹘势力，夺取西凉府、甘州、瓜州、沙州，势力范围延伸至玉门关，掌控整个河西走廊。1028年（宋天圣六年，辽太平八年），李元昊被立为太子，其谋求帝制、自立割据的野心已然显露。《西夏书事》评价说：“太子非侯国所敢称，元昊枭雄，德明先以帝制待之，他日之称帝决矣。”

辽与党项结盟阶段，辽曾安排兴平公主和亲，嫁给李元昊。重熙四年（1035），兴平公主因与李元昊不和，抑郁而终。辽廷随即遣使诘问，双方嫌隙渐生。到了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，旧有宗藩同盟彻底破裂；西夏收容辽境内叛逃党项部族、蚕食辽边境土地，公开谋求与辽平等的外交地位，叠加公主旧怨，辽夏矛盾持续激化。

西京大同是辽对西夏开展政治博弈的前沿枢纽，辽出使西夏的使团多取道西京道西行；辽夏部族纷争、人口逃匿、盟约交涉，大多在西京沿线商议处置。一旦外交斡旋失败，辽便以西京为兵马调度枢纽，调动西南面招讨司各部骑兵，对西夏实施军事惩戒。

辽夏矛盾不断走向激化，辽兴宗多次遣使问责李元昊。李元昊深知辽西京边防体系完备，不愿即刻全面开战，屡次上表请罪，暗地里却拖延时日、整军备战。

当时辽军骑兵分为两类，战术各有侧重。轻骑精于骑射，机动性极强，擅长长途奔袭、迂回袭扰、截断敌军粮道，适配大范围运动作战；重甲部队骑兵甲冑厚重，正面冲击力突出，是主力决战的攻坚力量。

彼时的西夏军队已构建了层次分明的作战体系，并且经历了战火考验。西夏以重装骑兵“铁鹞子”为先锋，山地步兵“步跋子”配合作战，辅 以投石部队“泼喜”远程支援。铁鹞子由党项贵族子弟中遴选精锐组成，人马均披重甲，铠甲采用西域冷锻工艺打造的甲片，质地轻薄却防御极强。士兵与战马以钩索相连，即便战马倒地、兵士负伤，仍可在马上持械死战，悍不畏死。同时这支重骑兼顾机动能力，史料称其“百里而走，千里而期，倏往忽来，电击云飞”，打破了传统重骑兵笨重迟缓的短板，既能正面冲阵破敌，也可长途奔袭。

重熙十三年（1044）两军旷野对决，辽军沿用对宋作战的机动战术，以轻骑迂回包抄，意图速战速决，但这次遭遇了西夏重装精锐铁鹞子。李元昊率先派出数千铁鹞子发起正面冲锋。铁鹞子士兵死战不退，人马相连的作战方式使其肉搏耐力、持续冲击力远超辽军骑兵。辽重甲部队族军正面接连溃败，伤亡惨重；与此同时，西夏步跋子凭借山地作战优势迂回包抄辽军两翼，泼喜部队抛掷石弹打散辽军阵型，辽军三面受敌，全线崩溃。

此役辽西征大军损兵折将、辎重尽失，骑马萧胡觜遭西夏俘获，辽兴宗只能仓促撤军求和。《西夏书事》总结此战败因：“辽人恃骑射之长，不虑地利天时，深入敌境，遂致大败。”经此一战，西夏依靠铁鹞子强悍战力稳固西根据地，正式形成辽、宋、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。

河曲战败后，辽兴宗认清西线防御根基薄弱，遂于重熙十三年（1044）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，全力打造西部军政、后勤总枢纽，囤积重兵、修缮城防，为后续军事行动积蓄力量。此后辽夏进入长期拉锯制衡阶段，双方冲突集中于西京以西边境，小规模骑兵袭扰、边界土地蚕食、草场与人口争夺成为常态。

西夏依靠铁鹞子精锐，野战多能取胜，但国土狭小，战马与重甲损耗难以快速补充，铁鹞子精锐更是无法批量复刻，始终无力突破辽以西京为核心的完整防线，无法夺取阴山、大同一带核心地缘要地。辽依托大同坚固城防、庞大骑兵储备与充足物资，采取守势消耗战略，不与西夏重骑正面决战，以坚城固守、轻骑游击、截断粮道的方式持续消耗西夏国力，虽然野战多有失利，但从战略层面牢牢锁死西夏向东扩张的通道。

辽重熙十七年（1048），西夏内部爆发政变，太子宁令哥入宫行刺李元昊，削去其鼻子，李元昊次日伤重离世，西夏朝堂随即陷入权力动荡。辽兴宗抓住西夏内乱契机，于重熙十八年（1049）再度御驾亲征西夏。彼时西京大同军事体系已完全成型，西南面招讨司可直接调度大量部队骑兵，前沿军寨、粮草储备全部完备。

此次辽军吸取五年前惨败教训，采用三路骑兵协同推进的方案：萧惠统南路军沿黄河西进，耶律敌鲁古率北路骑兵直击西夏右厢，辽兴宗坐镇中路统筹全局。各部不再孤军深入，依托西京沿线军寨保障补给，彼此相互策应。作战过程中，南路萧惠所部轻敌冒进，遭遇重创；北路耶律敌鲁古统领自西京调拨的部队骑兵长途奔袭贺兰山，击溃三千西夏守军，一路追击至凉州，俘获了李元昊遗孀没移氏、西夏大批官员与无数牲畜。西夏在持续军事打击下无力支撑，重熙十九年（1050）遣使赴辽纳贡求和，双方重新恢复辽为宗主、西夏称臣纳贡的旧有关系。

此后数十年，西京大同常驻骑兵形成长期军事威慑，辽夏再未爆发大规模会战，冲突仅局限于边部落零星摩擦。辽依靠西京的战略支点，辅 以军事施压与外交斡旋，长期迫使西夏维持藩属身份，同时阻断了宋夏结盟抗辽的可能，维系了辽国西部边境百余年战略平衡。如果没有西京大同这座稳固的西线基地，辽将被迫同时承受南线北宋、西线西夏双线作战的巨大压力，地缘处境将极度被动。

辽、宋、西夏三足鼎立的百余年间，西京大同的战略枢纽价值贯穿始终，其建制模式也直接为金、元初期所承袭。除却连绵战事，西京大同多族群杂居共处，商贸往来频繁，文化交流互通，迎来了区域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。

